

## 故乡的炊烟

□冯宝新

小时候  
故乡的炊烟  
是母亲用火柴  
点燃的孩提的期盼  
是父亲在土里刨出的  
一日三餐的香甜  
是一根长长绳索  
一头牵着饭菜的清香  
一头牵着放学归来  
儿欲滴的垂涎

长大了  
故乡的炊烟  
是游子的乡愁、乡音、乡情与乡恋  
是从火灶里纺出的思念的线  
一头拽着红尘里的游子  
一头系着老屋里欲穿的望眼  
在漂泊流浪时  
从天空里撷取一缕  
冷寂的时候取暖  
它驱散了我心中的寒  
伴我渡过那迷茫的孤单

暮年的时候  
故乡的炊烟  
是父母苍老的容颜  
化作土堆前的祭奠  
袅娜升腾的一炷香烟  
回忆无边  
思绪万千  
剪一片月光  
写满思念  
折一对信鸽  
载着愧欠  
飞到月宫请安  
吴刚为父添酒  
嫦娥和母聊嘘陪伴  
愿天堂里的父母不再孤单

## 一张永不过时的车票

□王坤

又到了年底  
出门在外的游子纷纷提前购票  
有个地方叫故乡  
总能让游子们魂牵梦绕

故乡的车票又是那么的特别  
车次520是永远不变的号码  
编号爱你1314  
票价幸福无边  
日期永不过时  
对归来的你终身有效

就这么几条信息  
总能牵动亿万人的心弦  
此时此刻归心似箭  
渴望插上翅膀  
早一点投入父老乡亲的怀抱

接站的是你朝思暮想的父母  
他们早早地把你  
喜欢的饭菜备好  
站在大路旁检索南来北往  
眼睛紧盯着那条  
你归程的老道  
翘首以盼你的到来  
思念的泪水  
一遍遍地打湿了眼角

岁月苍老了容颜  
艰辛压弯了身腰  
皱纹布满了脸颊  
身材萎缩了不少  
腿脚不再像从前那样灵便  
满头白发啊迎风而飘

不稀罕你的礼品多么贵重  
不要求你给多少钞票  
他们只求你常回家看看  
从来不曾提额外的回报

人至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到了承担责任的年岁了。尤其是女儿渐渐长大后，我对“父母”二字的体会更加深切，愈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愈发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艰辛，也愈发强烈地思念老家和远在老家的父母。

但对我来说，归乡回家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我工作生活的城市远在家乡千里之外，只有放长假才能回家看望父母。而且，这种日子一晃就是20多年了。20年弹指一挥间，真是犹如白驹过隙。几年前，当我还是青年时，主要精力都放在事业和家庭打拼上，归乡的概念比较模糊，忙起来甚至一个月打不上几次电话，都不觉得如何。

但最近几年，感受颇深，父母年近七旬，头发已经稀疏花白，脸上满是纵横的沟壑。我每次打电话，父母都是报喜不报忧，总安慰我说：“孩子，你放心工作吧，家里一切都好，用心经营好你自己的小家庭。”但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家里新增的空药瓶。

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年说来就来了。

一大早，我驾车来到了早市。这是一个闹市，人流熙熙攘攘，叫卖声、汽车喇叭声、人们的喧嚣声混杂在一起，显得格外热闹。

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停下车，瞬间便淹没在了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早市上，蔬菜区、肉类区、海鲜区、活禽区、干货区、食品区、水果区、土特产区……排列有序，热闹非凡。这活脱脱是一幅盛世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

水果区里，各种进口的、国产的、南方的、本地的水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肉类区里，南方的腊肉也摆上了摊位，只要你能想到的，这里都可以满足你；蔬菜区里，四季蔬菜一应俱全，活禽区里，每个铁笼子上面都站着一只红红的大公鸡，也不知摊主念了什么魔咒，大红公鸡不飞也不跑，稳稳地站着，红红的鸡冠像一朵盛开的鸡冠花，特别炫目……

这时候，一位老者慢慢地靠近了铁笼子，用手轻轻地动了一下大红公鸡。公鸡摆了一下头，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也丝毫不知道它即将成为人们口中的美味，成为人们春节餐桌上的食材。只见老者拿出手机拨通了

旧时，过了腊八，家家开始购年货，街面上买卖人来来往往，明显有了年烘烘的味儿。吃过小年的饺子，年味便弥漫国家里。每个人忙忙碌碌间，被那个味道催着，有节奏地进行在年的倒计时中。

孩子们放了寒假，无节制地疯玩、滑冰、打雪仗、打尖儿、打瓦、贴墙根儿挤油墩儿、捉迷藏……漫长的时光也格外青睐他们，放慢了节奏，陪他们玩儿。屋子里雾气蒸腾，刚出锅的大枣饽饽甜甜的、香香的。蒸汽里，母亲盯着大锅喧腾的大饽饽，嘴里说：“好好好，这一锅可是没有开花的。”待蒸汽散了，她将大枣饽饽抬到案子上，再端到北面案子上，让味道继续散发，然后一个个搁进笸箩里，盖上包袱。

没等我们张嘴，母亲就拿出一个饽饽放在锅台边，掰成几半儿，一人一块，催道：“去，街上玩去。”我们转身跑到桌子前，偷偷拿几块炸刀鱼或者煎豆腐叶儿，就着吃，但不要让母亲看见。

嘴里嚼着大枣饽饽，抬头挺胸出门，那饽饽的味道撒满了街道。没有饽饽吃的，也会咬着面鱼或者小炸货，满嘴香喷喷地相互对视。不是看谁家的食物好，而是让对方嗅到这不同的年味儿。

最能够体现年味的莫过于除夕前烀猪下货、打猪冻。这可是慢工细活，先清理猪头猪蹄，把杀猪人没摘净的毛用快刀刮净，最好用钳子镊子连根拔除，毛多的地方就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只听“吱啦”一声，一股烤熟肉的味道钻进鼻孔，勾起旺盛的食欲。把猪肠子用一根筷子顶住一端，翻开另一端，加面碱或者地瓜面搓洗几遍，洗净。锅里添水，把

有一次，父亲偷偷地告诉我，母亲的膝盖总是疼，她自己瞒着我和哥哥去医院看病，说是膝盖里有积液，药也吃了，针也打了，但效果并不理想。听着父亲轻描淡写的叙述，我也没当回事。当我回家看着步履蹒跚的母亲，依然坚持在门口等我时，我愧疚万分。母亲含辛茹

所以天黑还没有到家。等到家的胡同口时，我看到一个佝偻着背的熟悉身影。我赶紧下车走向前：“爸，我回来了。”父亲微笑着，“嗯，嗯，赶紧回家吧，你妈等着急了。”到家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去村头好几趟了，怕我高速上接打电话有危险，一直没敢联系我。听着母亲的话

了，将就能住就行了。”我晓得，父亲是怕花我的钱，他知道儿子漂泊在外不容易，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尽量给孩子多攒点钱。这或许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吧。

吾心安处是故乡

□刘云利

## 吾心安处是故乡

## 星星

□陆玉生

星星知道自己微弱  
所以它从不与太阳争辉  
它只想做好自己  
做自己的梦，发自己的光  
它从来都没想过  
要吹灭别人的灯

因为知道自己微弱  
所以它更懂得团结的力量  
晴天夜里  
所有星星都点亮自己  
它们相互陪衬，相互鼓励  
于是，一个奇妙的世界诞生  
名字叫：星光灿烂

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折磨。表舅母身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很难想象，孤灯下，她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那时，家中有海外关系，一般会遭人歧视。李栓子因此变得内向，性格孤僻而敏感，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表舅母从18岁开始守寡，有人说她是“大闺女上吊——死心眼”。很多人劝她再走一步，甚至公婆也松了口，但是表舅母不干，她担心自己一旦改嫁，公婆没人养，儿子受委屈。但我认为，在表舅母的潜意识中，表舅或许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这点，从过年她总去蓬莱阁上香，保佑表舅平安就可以看出来。

后来，表舅真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过两次。

1989年，是年龄一甲子的表舅首次回老家，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人老到很老后，模样基本相仿了。他除了穿着时尚外，其他与普通老人并无不同。他乡音未改，头发早被异乡的大雪染白，毫无风雅。

在酒桌上，我听他平静地谈那些过往。他去了中国台湾，后来又去了韩国，由于音信隔绝，回家无望，他在韩国重组家庭并有了后代。表舅母与我母亲手扯手坐在一起，我原本想

象她见到表舅会激动，甚至会痛哭流涕，但她没有，苍老而木讷的她只是表情稍有些羞涩、恍惚，动作略显局促笨拙。虽说我的血缘与表舅更近，但我的内心却同情身为弱者的表舅母，甚至对表舅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怨恨。不过，从理论及更大时空维度上来说，这场割裂是家恨，更是国殇。

三年后，表舅又回来了一次。他来的主要目的是游说孙子去韩国，如果孙子在韩国站稳脚跟了，就可以把全家带过去。但舅母果断行使了“一票否决权”。她说年纪大了，哪也不去，他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我为表舅母的自知之明点赞，这种自知之明乃是她一生价值之所在。

在表舅母身上，我看到了大多数中国女性不畏苦难、独立忍辱的生活态度。她们对爱情执著而长久的信念往往会使她们偏执于以身相守，而少数以“理智”自诩的男人则更偏重于“识时务者为俊杰”“小心驶得万年船”等功利方面的盘算。这也是男女之间的不同之处。

如今，表舅和表舅母已先后作古。一个客死韩国，一个葬在家乡，一场人间悲剧终化作红尘往事。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